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第二十五回 韓世忠鎮江鏖兵

卻說宋將蘇勝、霍武引五千兵從上流殺出，將龍虎大王四面圍祝金兵慌亂，龍虎大王力戰不能得出。蘇勝以一千知水性軍士，跳入龍虎大王船來，虜兵不會水戰，殺死於江中者不計其數。龍虎大王見失利，正待棄艇投江，被蘇勝一把捉住，持上北岸。韓世忠大驅軍士一齊掩殺。兀朮喪膽，引李堇阿赤、王鐵兒等拚死殺奔平江。霍武、蘇勝兩下截擊，掠得馬駝輜重無數。世忠鳴金收軍，將龍虎大王斬之。卻說兀朮走到平江，計點部下折了一半，奪去軍器糧食殆盡，謂眾將曰：「吾自南侵以來，未有如此挫刃。今世忠截住江中，吾等如何得脫？倘並力攻擊，無遺類矣。」李堇阿赤曰：「世忠所恨惟在大王奪其中國金帛子女而去，大王可將所掠盡還之，問其借道出鎮江，世忠必允矣。」兀朮從其議，即遣人送還金帛子女，復添名馬數匹，差人來見世忠曰：「金主將送還所掠金帛子女，乞將軍假道以出，久後不失講和之好。」世忠怒曰：「兀朮死在目下矣，敢以利啖予哉！失此機會，虜賊得志，中原幾時可復，二聖如何得還？」叱謂來人傳語兀朮：「願降即降，願鬥即鬥，他事無容議矣。」差人回，以世忠言報知兀朮。兀朮見世忠不許其請，奮勵其眾曰：「困獸猶鬥，寧肯束手就戮哉！」次日復整集人馬，出鎮江溯流西上，與宋軍交鋒。韓世忠引精兵邀戰。兀朮自揮戈而前。宋將蘇勝迳出迎敵，兩下喊鬥，金將李堇阿赤率胡兵一擁攻進，霍武從北岸繞出敵後殺來，世忠妻梁氏親執枹鼓，部下軍士各要爭功，莫不奮勇向前。世忠鑾轎大艦出兵前後數里，擊柝之聲達旦。

兀朮軍四下受敵，死者無數，王鐵兒、張丑漢見宋兵勢大，駕小船與兀朮死戰，殺奔黃天蕩。紅日將落，世忠下令收軍。

兀朮領敗殘人馬屯紮黃天蕩，見四下盡是宋軍把截，窘促甚，因募本地人問更有何處出得鎮江。或謂之曰：「老鶴河故道原達鎮江，與建康大路相通，如今湮塞難行，若鑿之透接秦淮水，即可出矣。」兀朮聽得有此個去處，即令眾人鑿開老鶴河。虜寇齊用力，一夕渠成，凡三十里。兀朮引本部連夜走出秦淮，趨建康而走。比及韓世忠知之，虜寇離去七十里遠。部下欲促兵追之，世忠曰：「窮寇勿追，兵家所忌，可只四路絕之，兀朮自不敢渡江矣。」眾人得令，各分兵把守不提。

卻說兀朮既出了鎮江趨建康，見路上並無人馬攔擋，放心回還。不知哨軍已先報知岳飛，遣王貴、趙雲領三百人馬埋伏牛頭山等候。兀朮大眾來到牛頭山下，紮營寨，殺牛宰馬，犒賞番將，因謂曰：「若非彼人教吾計策，如何與若等得至此哉。」是夜無月，燃點燈燭，盡歡而飲。飲至夜半，兀朮諸將皆醉，各回帳幕歇息。王貴、趙雲引著手下俱穿青皂衣服，各有暗號，偷入營中，齊聲吶喊，復出寨外立定。兀朮醉中驚起，慌亂不迭，自相蹂躪，死者無數。近天明，遙聽牛頭山上金鼓喧天，喊聲震地，岳飛引兵從外殺將入來。兀朮急披掛上馬，提刀迎敵。岳飛怒罵曰：「不順天道虜賊，今來送死！」挺槍直取兀朮。兀朮舞刀交還，兩馬相交，鏖戰十餘合，兀朮力怯，撥回馬便走。岳飛驅兵掩殺，李堇阿赤抵住一陣又敗。兀朮正走間，山坡後一彪人馬擁出，為首一員少年將，面如傅粉，唇若朱塗，手執八十斤鐵錘，乃是岳飛長子岳雲也。方一十二歲，勇冠諸軍，軍中呼為「贏官人」。岳雲一匹馬跑出，截住兀朮。

兀朮大驚，番將王鐵兒曰：「主將勿慌，待吾擒之。」即舞棍躍馬，直取岳雲。岳雲拍馬與王鐵兒交鋒，戰上數合，岳雲雲個破綻，勒轡繞山腳而走。番將欺岳雲年幼，策馬趕去，轉過山坳，岳雲綽起鐵錘，望王鐵兒當門打落。王鐵兒翻身落馬，腦髓迸流，死在沙常岳雲復兵殺出，兀朮大敗，引部下箭山逃走。岳飛收軍下寨，眾將各上其功，斬番將耳帶金環者一百七十五級，生擒女真渤海漢兒將士四十五人，奪獲輜重馬甲甚多。岳飛重賞將佐，下令邀擊虜寇，勿與之再來。

卻說兀朮人馬折了大半，疾忙便要渡江，忽前面塵蔽天，一起軍馬來到。兀朮驚歎曰：「前有阻兵，後又追迫，皇天何滅我之速也。」正欲自為死計，早有數十哨卒近前，內有認得是自家入馬，兀朮乃安。遣人探之，乃金撻懶聽知兀朮戰敗，自濰州遣李堇太一引一萬胡兵，特來救援，不想在此相遇。兀朮見了李堇太一，訴前後與宋將交兵，其實失利，辭氣婉曲，眾人莫不動容。李堇太一曰：「韓世忠、岳飛鋒不可當，莫若出龍灣趨淮西而去。」兀朮曰：「江中進雲中，道路無阻。若趨淮西，各處宋軍邀截，幾時能達燕地。不如復引兵北渡，循建康而去，庶可前也。」李堇阿赤曰：「世忠恃其武勇，我眾屢戰不利，今日人懷內懼，孰肯捨死交戰。」兀朮曰：「勝敗兵家之常，豈可逆料。今日與若等倍加用心，歸到金國，受應上賞。」眾番將只得進黃天蕩屯紮。

韓世忠聽知兀朮復欲渡江北去，即操練將士提防。時兀朮將兵分作南北安營，太一軍屯江北，兀朮軍屯江南。世忠吩咐部下：「兀朮此來，志在死鬥，諸將若遇敵，彼敗不可遠追，彼勝四面救援，緩緩困之，待彼食盡，一戰可破矣。」諸將皆曰：「敢不如將軍號令。」於是世忠喚過蘇勝曰：「與爾二千健卒，以海艦進泊金山下，預備鐵綆數百條，每條貫大鉤於上，待兀朮舟進，可引健卒出其背，每繩一綆，將其舟曳沉之。」蘇勝領計而去。又喚霍武曰：「爾領兵二千，埋伏江北岸，俟金兵交戰出，襲其營寨。」霍武引兵埋伏去了。世忠分撥已定。

次日，兀朮鼓噪而出。江中韓世忠擺開戰船，分海舟為兩路攻擊。只見金兵漫江填岸，鳴金枹鼓來到。宋軍江上船如箭發，與兀朮鏖戰中流。蘇勝引二千軍，將鐵綆放連江中，大鉤順撞著戰舟，便搭住不行。胡兵船重者，湍流滾入船內，船遇水滿即沉溺。番將慌亂，各跳上北岸奔走，墜落水中死者甚眾。

蘇勝乘勢掩殺，兀朮又大敗，棄舟走回黃天蕩。霍武截出，又殺一陣，奪其軍器旗鼓之類無數。自是虜寇喪膽，再不敢出。

兀朮窮蹙，引勃堇太一等隔江遙謂世忠曰：「君豈不聞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吾初到鎮江，即以厚禮相遺，本以中朝與金朝兄弟之邦，吾與將軍亦有諸侯之義也。何故苦要相逼，屢窘吾軍，實欲結成深隙耶？將軍若肯哀憐，收回大眾，與吾偃旗息鼓，得歸雲中，足見將軍恩義兼盡，威聲顯揚。胡人未必無後報矣。」世忠曰：「欲待收回人馬，放爾等渡江，還我兩宮，復我疆土，則可以相全。不然，今日之事乃王事也，肯容私乎。」兀朮語塞。李堇太一曰：「將軍休恁的小觀吾眾，以謂無寸鐵在身乎。果不容渡江，亦在死戰，以決雌雄。論之強弱，未必遽至亡也。」世忠聽其言不遜，引弓欲射之。兀朮見勢不敵，引軍急馳去，回顧世忠海舟乘風使篷，往來如飛，謂部下曰：「南軍使船如使馬，豈奈彼何哉。」李堇太一勸兀朮出重金募破海舟之人。兀朮從之。